• 老龄经济 •

传统孝文化的变迁: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研究

薛伟玲

(北京行政学院 社会学教研部, 北京 100044)

摘要: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当属中外学者从家庭代际关系入手展开广泛研究的议题之一。为了系统分析中国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代际经济互惠之间的关系,利用"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2011-2012年数据集建立回归模型作为分析方法。分析结果显示,老年人对子女的持续支持与其生活满意度存在关联。这说明,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分析中国家庭制度和代际关系时经常使用的"反哺"理论假设有可能过于单一和片面。换言之,中国许多老年人甚至在进入高龄阶段后继续给予下一代经济支持这一现象应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关键词: 生活满意度; 代际经济支持; 老年人

中图分类号: C913.6; F06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898 (2016) 09 - 0047 - 10

Transition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Financial Support and Wellbeing among the Elderly

XUE Weil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Beijing 100044, China)

Abstract: Wellbeing has been a widely researched topic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ense of wellbeing among Chinese elders and the role of reciprocity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the present article draws on the findings generated by a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the 2011-2012 data of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 Longevity Survey. One of

收稿日期: 2016-06-22; 修订日期: 2016-09-01

基金项目:本文源自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校院级科研项目"一体化背景下京津冀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研究"之子课题"京津冀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老龄化风险研究"(项目编号:2015XKJ016)。

作者简介: 薜伟玲(1980-),河南长葛人,北京行政学院社会学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人口经济学、健康社会学。

^{*}该文的写作得到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深切感谢!

the findings we have made is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older people's sense of wellbeing with their continuous economic support to their children. This finding shows that the "reversal of nurturing" theory popular in discussions about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family system may well be a one-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interpretation. Alternatively phrased, the social fact that many older people even in their advanced years continue to give economic support to their children should be given proper recognition in our analysis.

Key words: sense of wellbeing: 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support: the elderly

一、引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逐步深化,老龄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讨论的议题,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问题也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其中,从代际互动视角展开的老年人生活 满意度讨论尤为突出。目前,社会学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归为如下几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认为代际间的经济互动和情感互动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有研究发现,代际间居住距离的接近,会促进代际交往和感情亲近,从而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Crimmins et al, 1990)。王萍等(2011)的研究发现,代际支持对于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作用。Cong等(2008)认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有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郭志刚等人(2007)基于 2002 年"中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跟踪调查"数据库的研究发现,由核心家人提供支持而带给老年人的需求满足是最令老年人满意的。还有研究发现,老年人与子女的情感互动中所渗透的亲情可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同钰莹,2000)。有学者通过对盐城老年人的调查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伏干,2011)。张允平等(2000)对武汉福利院入住老年人的研究也发现,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对公寓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重要影响。还有研究独辟蹊径,通过讨论子女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儿子的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女儿的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无显著影响(高建新等,2009)。

第二类观点,认为代际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否提高或者降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还有赖于具体情况,即认为代际支持仅仅是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与否的可能性因素,而非必然性因素,其是否发生作用,要受到包括老年人健康、情绪、经济等一系列其他因素的制约(Dean et al, 1989; Krause et al, 1993; Silverstein et al, 1996)。Li 等(1997)认为,只有当预期的提供者提供期望的社会支持时,才会改善老年人的主观生活满意度。有学者指出,子女对老年人过度的代际支持会由于其负担加重或老年人代际互惠能力下降以及自尊心受损而不利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高(张文娟等,2005; Chen et al, 2000; Krause, 1995)。Krause等(1998)对武汉市老年人的研究也发现,非正式资源的获得会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造成不利影响。

第三类观点,认为情感支持而非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尽管有研究认为,经济收入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有重要影响(冯晓黎等,2005);但是更多的学者坚持认为,情感支持才是代际支持的重要测度因素,它比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更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Krause et al, 1990; Thompson et al, 1998; Heller et al, 1991; Silverstein et al, 1994)。

已有研究实际上验证了老年人群构成的多元化和复杂性。尤其是老年人在经济上匮乏-富足、情感上孤独-自尊的两极变动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会造成其对自身身份和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心理认同,并进一步导致其对代际支持的不同反应。这也说明了研究者在对待代际互动和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问题时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对于老年人的假定:一是是弱势群体假定,即认为相对于其他人群而言,尤其是相对于劳动力人群而言,老年人是一个在经济上和情感上都非常匮乏的弱势群体,对此老年人自身也会产生弱势认同,他们非常需要其他人群所提供的代际支持;二是位置等同假定,即认为老年人与其他人群没有什么必然的区别,他们与其他人群一样需要家人的支持以及需要给予家人支持,所以子代给予的支持并不必然会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影响,而过度的子代支持反而会让他们产生弱势感,从而降低其生活满意度,这部分老年人进行弱势认同的过程也将是非常困难的。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检验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是否会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基于数据特征和研究需要,本研究将该问题操作化为两个方面:其一,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是否会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其二,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是否会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二、数据和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2011-2012年数据集。在9765位被访者中,剔除无法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度进行评价的696位老年人和82个缺省值以及年龄小于60岁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8971个。

被解释变量。本文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测量,直接采用老年人对自己当前生活进行主观评价的方式,即调查数据集问题 B1-1 "您认为您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并将该问题处理成包含"好""一般""不好"三个等级的定序变量。

解释变量为代际经济支持变量。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经济帮助变量对应于调查数据集问题 F12 "儿子、女儿和孙子女所提供的经济支持总和"。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经济帮助变量对应 于问题 F13 "老年人给予儿子、女儿、孙子女的经济支持总和"。

控制变量包括人口学背景变量、经济变量、健康变量。人口学背景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地区变量、城乡身份、婚姻状况。将年龄变量操作化为年轻老年人、普通高龄老年人、百岁老年人,即 60-79 岁老年人、80-99 岁老年人、100 岁及以上老年人。地区变量按照省份操作化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城乡身份变量操作化为村、镇和城市。婚姻状况变量操作化为丧偶、已婚且与配偶同住、其他。经济变量用自评经济状况来测量,将其操作化为贫穷、一般、富裕。健康变量用生活自理能力和健康自评变量来衡量。生活自理能力变量用自理

能力得分变量来衡量。生活自理能力得分来自各个项目的分数汇总,分数越高,表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越差。这些项目测量老年人在吃饭、洗澡、穿衣、上厕所、室内活动、控制大小便时需要帮助的程度。自评健康变量测量老年人对自己健康状况的自我评价,包括差、中、好。

在以上数据基础上,本研究主要使用双变量描述统计和次序 logit 回归模型分析方法,探讨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和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两个变量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三、研究结果: "给予"和"获得"都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同向变动

该部分内容主要对代际经济支持变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8971 位老年人中,超过半数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当前拥有好的生活,占60.84%;有3033 位老年人认为自己当前生活一般,占33.81%;还有480 位老年人认为自己当前的生活不好,占5.36%。

表1显示了老年人从子女处获得经济支持以及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变量和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描述统计结果。无论是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还是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都可以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对当前生活的评价			
	不好	一般	好	
经济支持(元,SD)				
子女-老年人	1483.67 (2819.63)	1851. 26 (3200. 12)	2470.46 (4820.10)	
老年人-子女	156.50 (1005.86)	349. 27 (1924. 67)	761.01 (3795.13)	

表1 子女-老年人、老年人-子女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描述统计表

(一) 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呈同向变动

子女给予老年人的平均经济支持为 2208. 32 元。有 2669 位老年人的子女在过去的一年里没有给老人任何经济支持,占 29. 75%。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变量和老年人对自己当前生活的评价变量之间存在同向变动关系。子女给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水平越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越高。认为自己当前生活得不好的老年人,其子女平均给予的经济支持为 1483. 67元。认为自己当前生活得好的老年人,其子女平均给予的经济支持为 2470. 46元。这一数据不仅远远高于认为自己当前生活得不好的老年人 1483. 67元的平均水平,也远高于认为自己当前生活得一般的老年人 1851. 26元的平均水平。

(二) 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同样和其生活满意度呈同向变动关系

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589.46元。有6792位老年人没有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占75.71%。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与其生活满意度存在同向变动关系。从表1可知,认为自己当前生活得好的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最多,为761.01元,远高于将自己当前生活评价为一般的老年人349.27元的平均水平,更远远高于将自己当前生活评价为不好的老年人156.50元的平均水平。

(三) "给予"与"获得"的模式体现了传统孝文化的变迁

1. 回归模型结果进一步显示了"给予"与"获得"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升的正向作用

为了进一步验证代际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在控制了人口学背景变量、经济变量、健康变量的基础上建立了次序 logit 模型(见表 2)。

表2 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次序logit回归模型

	Coef.	Odds Ratio	Z 值
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	0.00**	1.00	3. 39
老年人给子女经济支持	0.00***	1.00	2.65
年龄(岁)80-99(60-79)	0.17**	1.18	2.80
年龄(岁)100+(60-79)	0.41***	1.50	3.93
性别(女)	-0.17**	0.84	-3.03
城乡 城 (乡村)	0.25***	1.28	3. 33
城乡 镇(乡村)	0.14*	1.15	2.40
地区 中部 (西部)	-0.27***	0.76	-4.39
地区 东部 (西部)	-0.24***	0.79	-3.75
自评经济状况 中(差)	1.44***	4.21	19.98
自评经济状况 好(差)	2.71***	15.05	24. 52
ADL	0.00	1.01	0.43
自评健康状况 中(差)	0.63***	1.87	8.96
自评健康状况 好(差)	2. 24***	9.36	28.81
对数似然值	-5210. 84		
模型卡方值(df)	2580.44 (16)		

注: *** p<0.001, ** p<0.01, * p<0.05; 小括号内为参照组。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 下, 无论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 持变量还是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经 济支持变量,都和老年人生活满 意度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 系,其优势比均大于1。模型结 果中由于只保留了两位小数,省 略了后面的小数部分, 所以在表 2中均为1.00。实际上,子女给 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和老年人给 予子女的经济支持变量对老年人 生活满意度变量的优势比分别为 1.000025和1.000033。这说明, 不仅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能 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 且, 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也

能够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代际经济支持程度越高,越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某个给定水平的比数相对于小于或等于该给定水平的比数将提高 0.000025 倍;而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生活满意度高于某个给定水平的比数相对于小于或者等于该给定水平的比数将提高 0.000033 倍。

2. "给予"和"获得"的年龄模式提示传统孝文化的变迁

为了更好地理解"给予"和"获得"同样都能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这一结论,本研究进一步对给予和获得的年龄模式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相对于60-79岁的年轻老年人而言,普通高龄(80-99岁)老年人和百岁(100岁+)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那么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状况如何,其年龄模式又是如何呢?

(1) "获得"呈现出较强的年龄同质性

在 8971 位老年人中, 80 岁以下的年轻老年人有 3408 位, 占 37. 99%; 80 岁以上 100 岁以下的普通高龄老年人有 4611 位, 占 51. 40%; 百岁老年人有 952 位, 占 10. 61%。通过对获

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年龄进行考察发现,在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 6302 位老年人中,小于 80 岁的有 2385 位,占 37.85%; 大于等于 80 岁小于 100 岁的有 3255 位,占 51.65%; 大于等于 100 岁的有 662 位,占 10.50%。通过对各年龄段老年人中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占比进行考察发现:小于 80 岁的老年人中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占 73.33%; 大于等于 80 岁小于 100 岁的老年人中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占 74.17%; 百岁老年人中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占74.89%。从子女给予老年人的平均经济支持来看,80 岁以下的年轻老年人获得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 3119.08 元;80 岁以上 100 岁以下的普通高龄老年人获得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 2882.26 元;百岁老年人获得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 3429.56 元。以上结果共同表明,在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方面,不同年龄老年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出较强的年龄同质性。

有相当部分的子女没有给予老年人经济帮助以及"获得"的年龄同质性都共同提示,孝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子代家庭观念中有所动摇,并没有被内化成一种自觉的文化,"反哺"理论在解释当前中国代际关系方面存在局限性。调查中对小甲、小乙的深度访谈可以说明这一点。

36岁的小甲(男)是一家IT公司的员工,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妻子是全职主妇。在问到是否会给老人经济帮助时,小甲说: "不用给,爸妈身体都好,而且都有退休工资,他们比我钱多,我们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就是他们给买的。"作为同龄人的小乙(男)则是这么回答的: "给啊,我和爱人的父母都没有养老金(实际情况是当地农村养老金太少,不够老人用)。三年前她哥哥和她定了规矩,每月给她父母500(元钱)。随后,我家姐姐和我定了规矩,每月给我父母800(元钱)。可老婆觉得不公平,最后软磨硬泡讲到了600(元钱)。现在每月要给双方父母1100元钱。压力真地很大,要还房贷,要养孩子,还得养老人,地道一个月光族。哎,真挺累!"

(2) "给予"呈现出较强的随龄递减规律

通过对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的年龄进行考察发现:在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2179位老年人中,有1106位年龄小于80岁,占50.76%;有926位大于等于80岁小于100岁,占42.50%;有147位百岁老年人,占6.75%。通过对各年龄段老年人中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占比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小于80岁的老年人中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占32.45%,大于等于80岁小于100岁的老年人中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占20.08%,百岁老年人中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占15.44%。从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给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来看,除零值外,80岁以下的年轻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2725.74元;80岁以上100岁以下的普通高龄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2148.03元;百岁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1934.10元。所以,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增长而降低,呈现出较强的随龄递减趋势。

"给予"的年龄差异一方面反映了老年人的经济实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下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老年人对子代的奉献精神和对家本位思想的坚持。老年人对子女的"持续给予"提示,"反哺"理论在解释当前代际关系方面存在片面性。调查中关于72岁的A老人(女)、

89 岁的 B 老人(男)的深度访谈资料便能说明该问题。

A老人在十年前花掉自己的积蓄给儿子买房结婚,当问到现在是否还会给子女经济帮助时,老人说: "想给也没那么多钱了,只能给家里买点菜,给孙子一些零用钱。孙子大了,儿子想换个大房子,可没有那么多钱,天天愁,我就总在想,自己年轻时怎么没有多赚一些钱?"。当问到同一个问题时,居住在同一小区的89岁B老人(男)则是这样回答的: "有钱不给孩子花给谁花?以前自己钱多能多给些,现在没什么钱了就少给点,不让给说明他没拿我当爹,我还不高兴呢。"

很明显,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数量和占比远远低于接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而且,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水平也远低于其从子女处得到的经济支持水平。但是,如果不考虑未接受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以及未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其平均经济支持的差异就会明显缩小。其中,在6302位得到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子女给予老年人的平均经济支持为3029.38元,而在2179位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中,老年人给予子女的平均经济支持为2426.83元。这不仅反映了老年人的经济实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下降,而且也提示,传统孝文化在当代社会已然变迁,老年人在进入老年期后仍然对子女"持续给予"。

(3) "给予"和"获得"的年龄规律及其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作用共同提示了 传统孝文化的变迁

以上年龄变量和经济支持变量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矛盾现象,以及"给予"的年龄递减模式和"获得"的年龄同质模式,进一步印证了经济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具有相对独立的作用。这种现象也从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老年人经济资源的相对匮乏,同时也反映了中国老年人在其尚未年迈时就对子女进行房屋、土地等财产的代际转移,这将使他们在年迈时经济资源更加匮乏(Chen et al, 2000)。这一方面会影响其代际经济资源转移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代际关系中"反哺式养老文化"的体现。而老年人给予子女的经济支持则体现了其对子女的"持续给予"。

在这里, "持续给予"可以从附载于经济支持之中的情感互动来理解。如果说,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可以通过提高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和经济满足能力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那么,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则会降低其支付能力和经济满足能力。所以,仅从经济支持本身的经济意义来理解老年人与子女的代际互动显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经济支持的过程同样也可能是情感互动的过程。在经济支持作为经济本身的意义得到认同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其作为符号和媒介在情感互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尽管有研究认为,中国农村父代过早将经济财富转移给子代会削弱其生活满意度(Chen et al, 2000);但是,我们的研究显然证实了老年人给子女经济支持会提高其生活满意度的说法。代际经济支持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结论,正好验证了中国"养儿"与"防老"的传统文化在老年人生活中的积极意义。这一点也正如有学者在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老年人为子女做出"牺牲"的层面不可以被忽视(王萍等,2011)。也正是这种"牺牲精神",

使老年人在给予子女经济支持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子女的贡献以及自己对子女事务的"在场"体验来提高其家庭存在感,增强自己的自我效能感、公平感和有用感,并由此提高自己的心理福利,从而提高生活满意度(Cong et al, 2008)。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重要的不仅是经济本身被当作经济存在的价值,而且还在于经济被当作情感互动的载体所承载的符号价值,以及老年人对子女和家庭事务及其所构成的"场域"的身体和情感上的"在场"体验。

另外,当我们将经济支持本身与附载于其上的情感互动联系起来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我国代际文化已经突破了"反哺",而呈现出一种"反哺"与"持续给予"并存的局面。"反哺"衍生自中华文明中的孝道思想,而"持续给予"则切实反映了传统孝文化的当代变迁。老年人对子女的持续给予能够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这也体现了老年人较为重视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将子代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可能面临的经济困境当作大家庭的事情而无私、愉悦地为子代做出"牺牲"。而与此同时仍然有相当部分子女并没有给老年人任何经济支持的现象,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家庭的"家族"观念在子代中的动摇。当前更加年轻一代人观念中的家庭模式是核心家庭,其家庭观念已经悄然发生着从"家族"到"家"的转变。

四、结论与讨论: 传统孝文化的变迁现象值得重视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2011-2012年数据集,通过建立双变量描述统计和次序 logit 回归模型方法以及深度访谈方法,探讨了代际经济支持与老年人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和思考。

(一) "给予"和"获得"都能提升老年人生活满意度

不但子女给予老年人经济支持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而且老年人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同样可以提高其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经济上的获得与给予同样都能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而且,随着代际经济支持的不断增长,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将不断提高。

(二)"持续给予"现象增强了养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在"持续给予"带来精神愉悦的背后,同样体现了老年人为子代所付出的成本远远高于 其从子代身上可能获得的收益。而且,包括婆媳矛盾等在内的诸多问题实际上也减少了老年 人能够从子女处"幸福"地获得养老资源的可能性,有些时候,他们面临的可能是子女横眉 冷对的"施舍"。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今天,中国老年人在为子代 操劳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自我学习和适应的能力,导致自己在事实上被抛在了时 代大潮之后,对诸如电子计算机、信息科技等带来的生活变迁的适应性较差,从而也增加了 其生活满意度降低的风险。而且,由于多数老年人面临着退休后收入水平大幅降低的情况, 所以过早、过多地给予子女经济支持,将过早和过度地损耗其体力和精力,并进一步扩大父 子两代的资源非对等性。所以,对于不同特征的老年人而言,究竟多少以及占其经济支付能 力多大的比例才是最优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子代对老年人的经 济支持同样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在适度的情况下才不会导致父代和子代关系的恶化而降低老 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也就是说,父代和子代在处理其相互关系时,需要找到代际经济支持的 "平衡点"。然而,由于老年人及子代特征的复杂性以及数据的限制,本研究无法对此问题给出确切答案。这也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重要方面。

(三) 传统孝文化的变迁现象呼唤更加可靠的社会养老资源

由"奉献精神"带来的精神愉悦和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一方面体现了父代对传统意义上的"家"文化的认同和坚持,是基于血亲价值的一种人伦道德,是父代出于家庭发展延续思想,在与现代高压生活抗争过程中的一种家庭整体理性的文化自觉行为;另一方面,这种父代对子代的"奉献精神"也客观反映了我国养老资源缺失以及老年社会保障的不足。尽管当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但是由于基础薄弱,当前的社会保障水平还远远不能保障所有老年人过上体面的晚年生活,而且,当前我国的养老服务业鱼龙混杂,服务水平参差不齐,这些都使得老年人在获取养老资源时更加依赖家庭。所以,这种代际经济互惠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提高的正向作用,是否因为老年人由于社会养老资源缺失而长期以来不得不依赖于子女,从而形成一种惯性幸福的假象?这同样是一个需要继续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冯晓黎,李兆良,高燕,等. 经济收入及婚姻家庭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J]. 中国公共卫生,2005(12): 1426-1427.

伏干. 盐城市城镇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与社会支持[J].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1(16): 3138-3140.

高建新,左冬梅. 儿女教育程度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09(23):3092-3095. 郭志刚,刘鹏. 中国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及其需求满足方式的因素分析——来自核心家人构成的影响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1-80.

同钰莹. 亲情感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J]. 人口学刊,2000(4):31-35.

王萍,李树茁.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J].人口研究,2011(1):44-52.

张文娟,李树茁.子女的代际支持行为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J].人口研究,2005(5):73-80.

张允平,吴全喜,公寓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调查及相关因素研究[刊],中国老年学杂志,2000(11):321-323.

Chen X,Silverstein M,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in China[J].Research on Aging, 2000,22(1):43-65.

Cong Z,Silverstein M.Intergenerational time-for-money exchanges in rural China:does reciprocity reduce depressive symptoms of older grandparents?[J].Research in Human Development, 2008,5(1): 06-25.

Crimmins E M,Ingegneri D G.Interaction and living arrangements of older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past trends,present determinants,future implication[J]. Research on Aging, 1990,12(1):3-35.

Dean A,Kolody B,Ensel W.The effects of types of social support from adult children on depression in elderly persons[J].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89,17(4):341–355.

Heller K,Thompson M G,Weber I V,et al. Support interventions for older adults:confidante relationships,perceived family support, and meaningful role activity[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991,19(1):139-146.

Krause N, Liang J, Keith V.Personality, soci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later life[J].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0,5(3):315-326.

- Krause N, Assessing stress-buffering effects: a cautionary note[J].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5, 10(4): 518-526.
- Krause N,Liang J.Stress,social support,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the Chinese elderly[J]. Journal of Gerontology: Psychological Sciences, 1993, 48(6):282–291.
- Krause N.Liang J.Gu S Z.Financial strain, received support, anticipated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8, 13 (1):58-68.
- Li L W, Seltzer M M, Greenberg J S.Social support and depressive symptoms:differential patterns in wife and daughter caregivers[J].Journal of Gerontology:Psychologic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1997,52B(4):S200-S211.
- Silverstein M, Bengtson V L. Does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 The contingences of declining health and widowhood[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1994, 38 (7): 943-957.
- Silverstein M, Chen X, Heller K.Too much of a good thing? Intergenerational social support and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older parent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6, 58(4):970-982.
- Thompson E E, Krause N.Living alone and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social support in later life[J]. Journals of Gerontology: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1998, 53B(6):354-364.

[责任编辑: 贺拥军]